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語录

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沒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們的职务。”

目　录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杨成武等同志，对这次座谈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

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

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

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

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

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

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

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

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

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

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

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

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

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

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比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

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

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虽然有的词我们还在用，但内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这个词，封建地主阶级是忠于君王，忠于封建阶级的社稷；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广大劳动人民。又例如“节”这个词，封建阶级所谓的气节，是属于帝王的，属于封建阶级的社稷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决不向少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敌人屈服。所以，同一个“忠”字、“节”字，我们还在用着，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至于艺术形式，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一个民族，总有它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我们如果不把祖国最美好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加以批判地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错误的。相反，全盘肯定，不作任何推陈出新，也是错误的。对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形式，我们也要按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指示，来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他们什么好作品都搞不出来了。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所谓“经典”作品，也不过那么一点。他们有一些是模仿所谓的“经典”著作，死板了，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飞舞，爵士乐，脱衣舞，

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等等，名堂多了。一句话：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只是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有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搞起来的。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

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而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迫不及待地把工作队派出去了。当然，

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研究，这才又追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现在，六个多月了，就是这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

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里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的结果。旧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旧党总支的某些负责人则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几年内，你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的工作中，确实做出了成绩，为全国的京剧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我相信剧团的大多数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破一小撮人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把剧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国庆节演出革命现代戏，我们做过多次讨论，支持了你们演出，反对了那种企图抹杀你们京剧革命成绩的错误观点。为了你们的《沙家浜》能够上演，也是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们对红卫兵小将们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们说明：这些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对你们这些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对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实证明：广大的人民是承认我们的成绩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是给予我们以好的评价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锻炼之后，我们要更加经常地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为京剧改革和其他文学艺术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革命任务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你们剧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进行深入、广泛的揭发和批判。在这里要严肃地指出：北京京剧一团的某些负责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你们剧团内，并不是所有干部都犯了错误，也不是所有干部都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必须区别对待。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的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否则，就不能保障革

命的胜利果实。北京京剧一团的某些负责人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他们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做为好的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由于没有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肃清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剧团内的影响，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你们剧团的运动就有可能走上邪路，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篡夺领导权，这对将来剧团的建设将发生很不利的影响。我建议你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根据中央的规定，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来

领导。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可以重新改选或部分改选。所有选举活动，都必须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

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我希望：全团同志能够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北京京剧一团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的革命样板团！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

为人民立新功

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在军委扩大会議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

然，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

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

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詟，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

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詟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很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

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

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

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想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

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

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

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

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

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已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

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工、农、兵、学、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并将对全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中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只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拥军爱民**”的问题。

目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

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有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十七年来，他们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并且顽固地坚持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本单位的**斗、批、改**，和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可以有力地带动各单位的**斗、批、改**。而各单位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这就要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调查工作、研究工作。这就需要冷静，能够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动起拳头打架。

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每个单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当然，也有的单位，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就不必去夺权了。但是，差不多的单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本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如何去**斗、批、改**？谁领导？这样看问题，对不对呀？

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的同学，只想到这里去串串，到那里去冲冲，那个劲头大。但是，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计！这样想一想，就会增加同志们的责任感！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同志们一块，学习同志们好的经验，然后再来帮助同志们。

我们这一年来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战友。我希望在**斗、批、改**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转移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踏踏实实地驳倒他们。对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揭发和批判。

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开展以来，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辉煌的成绩。

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毛主席教导**

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

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怕同志们犯错误，二是怕被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两类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去正确地处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群众组织之间

的问题。更不要武斗。

同志们，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同志们好！（**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来得很仓促，康老把我拉来了，要我讲几句话。事先没有准备，讲对了的，供同志们参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我，炮轰我，火烧我，都可以。

我想讲一讲形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当然在某些地方，个别的地方，存在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形势总应该全面地来看，历史地来看。如果全面地历史地来看，今年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呀？去年这个时候，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还是相当有点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他们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本身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够让他再动，对吗？

不少地方在“走资派”打倒以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的地方，中央也正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大城市一个大城市地来解决。有的已经达成协议，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象你们安徽省吧，就请了同志们到北京来开会，解决问题。你们安徽省的形势与过去也不同了嘛。以李葆华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明远那个叛徒都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群众鼓掌，高呼口号。）同志们，刘秀山这个坏人，我是很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刘秀山害怕群众揪他，逃到北京，躲了很久，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群众：已回到了合肥。）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人上了他的当。要注意，不能够把好人和坏人搞在一块。当然，上了当的人，受蒙蔽的人，要觉悟过来。

从去年到今年，你们看有多么大的变化！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他执政了很长时间，搞反革命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来保证他的错误的政治

路线。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立即上阵，一下子就把这些家伙统统揪出来了。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的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的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康老插話：现在不单是这样子，还动了机关枪啊！）那更不好。

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了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锻炼了革命干部，也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康老：我这不是天天来请你们鍛炼我

嗎！）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安徽问题复杂，不见得。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的情况比早一个时候更好。过去你们互相之间吵得很厉害，还动过武，现在能够坐下来一起谈了，不是那么气的动武啦，这就了不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个别地方还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各地也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的现象。总的趋势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但这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

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等等，这么多的黑手藏在背后，你们不容易识破。他们以极"左"的面貌或者以右的面貌出现，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

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人反对中央嘛，中央的“九条”、“五条”都反对，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地办下来，就不致于现在又反复了。但反复也好，你们多来一次也可以，欢迎。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以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向你们进行活动。（康老：你們有沒有派人来收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好派答：有，反对派与“五·一六”有联系，还有反对周总理的材料。康老：我说句公平話，你们“好派”也有人到这儿来收集材料的，不要只讲P派收集、刘秀山收集，你们梁守福那一方面也派人来收集，所以，事情要全面地来看。）收集我们的材料，我们也不怕，因为心里没有鬼，怕什么呢！你们去收集吧，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干这个，不干革命，那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是不怕的。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这一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的时候，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

我的，他们没办法，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有过问。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最近发现有的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特别档案），专门用来对付我们。所有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小丑所搞的小手法。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我们要提高警惕，识别他们，并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一小撮孤立起来。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分注意。

第二个问题就是军队。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请问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群众：没有！高呼口号："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你们抢他们的枪，打、骂都不还手，不还口，世界上有没有？（群众：没有！）所以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因为青年人喜欢动，而**斗、批、改**非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非动脑筋不可，这个比较艰苦。跑跑颠颠，这是青年人的特性。听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刚刚翻了身，他自己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往全国跑起来了。这个要注意，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栽进去，就犯错误了。还是要相信本地区的革命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正象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跟你们商量，支持和协助

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安徽的情况，我一向都没有怎么摸，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有个军去了以后你们不欢迎呀？（康老：在合肥、淮南有人开始反对十二軍，九月二日淮南好派还冲了三十四师师部的大楼。）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是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事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群众热烈鼓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分左派有枪。

第三个问题，要逐步地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这股子歪风除了针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着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以外，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又要把中央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弄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挑唆吗？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群众：知道！）这个事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总之，现在形势大好。但在大好的形势底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从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搞这些破坏活动的背后不仅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这次搞出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呵！叛徒集团你们知道不知道？（群众：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有的潜伏了几十年，过去不知道的，这次都搞出来了。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功劳真是大！

再说一下，同志们要很好地警惕这三件事：有人要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想提醒同志们，我的意见要是不妥当，请同志们批评。

（在江青同志讲話过程中，淮南两派曾就夺枪問題在会场上相互指責。这时，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問題。）

同志们，我们要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派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我建议你们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不

是就不吵架了吗！比如你反对我，我就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然后你当然觉得惭愧，也找找自已的毛病，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冷静下来，互相谈谈，互相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同”，就是共同性，就是一起闹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你们都是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而闹你们的派性呢？闹派性，我看是不革命，是为自已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就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要求自已，要求自已那个团体，而不是光严格地去要求别人，然后吵架、打架、武斗、抢武器，这样搞就不冷静了，也说不清是非了。是非总是应该搞清楚的，也容易搞清楚的嘛！在你们安徽，现在主要的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派”，斗不斗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我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这个大前提是一致的，就是“同”了嘛！“异”，就是不太一样的做法或者看法，那可以保留。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没有什么争论，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致的大前提底下把

"异"存起来。(康老：一个人对他自己也是經常斗争的。写文章有时候也要改嘛，那就是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呀。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阴暗面，有一个光明面。阴暗的一面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革掉，总有一天会掉队的，总有一天会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啦，再大一点小团体主义啦、本位主义啦，一直闹到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谁的话也不听。这些人想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工作、良好的装备的野战军都要打乱。当然，这不是你们的本意，有坏人，他想达到他的目的，去挑唆你们，切勿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友、我。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也吵起来了，自己阵营里也吵得一塌糊涂，甚至打起来。你们想想，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群众：大联合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呀。

(最后，江青同志宣讀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关于不准搶夺人民解放軍武器、装备和各种軍用物資的命令》。当讀到不許外部的人进駐指揮机关，要正确理解人民解放軍的"四不"，防止阶級敌人利用等問

题时，江青同志又作了如下插话。）

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冲击和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把作战系统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怕我们，特别是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狗急是要跳墙的，我们不能不防万一。

不要在我们军队的脸上抹黑呀！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在他们的脸上抹黑，要爱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荣誉。

同志们，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是炮弹呀，打美帝国主义的。后来，我们下了个死命令，管你什么派，立即交出，不交出就缴械。这样一来，他们吓坏了，才送回去了。

真生气呀。有人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还出现这样的怪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们知道这事吧？（群众：知道。）这样的怪事，如果是好人干的那是幼稚；如果是坏人干的，那就是故意破坏国家的荣誉。同志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那是肯定的。如果是在使馆外头，而不是在他的使馆内部，他作了任何违犯我们国家法律的非法活动，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把他扭送到公安部门去。但是，你们不能闯到使馆去，不能跑到外国轮船上去。

（江青同志宣讀完文件以后，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好！（热烈鼓掌）

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问同志们好！（长时間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欢迎同志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和北京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一块欢度国庆节。（长时間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今年是国庆十八周年，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并且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长时間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国庆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和鼓舞的节日。（热烈鼓掌）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刚才伯达同志讲，他是一个小学生，我也是一个小学生，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小的学生。（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要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鼓掌）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又胜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中间，我们在朝鲜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打败了印度反动派的进攻。这一系列的战斗，同志们都是参加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功勋和同志们是分不开的。（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是非常信赖群众、依靠群众的大多数的，是非常信赖人民解放军的，对党员的大多数也是非常信赖的。由于长年跟随毛主席一块工作，我形成了一个概念：总觉得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我们人民的大多数是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同样是建立了功勋的。虽然有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甚至少数、个别的同志所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但是，只要认识

了自己的错误，心明眼亮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看穿了，就会改正的，就会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长时間热烈鼓掌，高呼："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才不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全国广大的党员、革命干部，会跟那一小撮坏人走。不会！（热烈鼓掌）

同志们不仅打仗是勇敢的、可靠的，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讲政治、讲思想，绝大多数同志也是能够走在前头的。（热烈鼓掌，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当然罗！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也能够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它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冷静下来想一想，进行学习，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从错误中取得新的经验教训，然后，再重新上阵，就一定能打胜仗。

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搞了一些过火行为，如什么喷气式呀，挂牌子，下跪呀。但这不是主流，这是支流。同志们想一想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大革命呀。这么大的革命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为，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一

直反对的。同志们想一想，要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些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能够把党内这一小撮占据领导岗位的叛徒集团、特务分子揪出来吗？（群众喊："不能！"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在想到红卫兵小将们的时候，首先要看到他们的主流。他们为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他们替我们揪出了党内的隐患，这样，资本主义在我们中国复辟就很困难了。红卫兵小将是非常可爱的，他们耽心我们党会出现修正主义，耽心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心情我们是应该理解的。他们到处闹革命，有的到图书馆一蹲就是多少天哪！那么认真地搞材料。同志们想一想，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呀。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他们的青年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引导青年堕落、颓丧、不革命、反革命。而我们的青年，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却是朝气勃勃，满心眼地想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作了点过激的行为，而且还是支流，我想同志们是会原谅他们的。同志们！有了这样的接班人，我们应不应该高兴呀？（群众喊："应该。"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闯将。人民解放军和红卫兵都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和红卫兵小将们接触得少，接触多了，你们就会觉得他们是蛮可爱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要是和我们的干部接触多了，也会觉得我们的干部是可爱的。刚才春桥同志传达主席指示的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想想的，包括我本人。过去我们就是不太接触他们，也不晓得怎样去接触，那么，现在就多去接触一下嘛！向他们去作自我批评嘛！征求他们的意见嘛！我想这样子，正规军——人民解放军，后备军——红卫兵，就会步调一致起来。就不会是主席说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了。**是不是这样呢？（答："是！"热烈鼓掌）

不打不相识啊，我想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互相交锋一下，人民解放军和红卫兵小将就会变成好朋友，就会都成为劳动人民的最可爱的人。（热烈鼓掌）我的话完了。（长时間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九日晚和十二日晚，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軍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組和軍队的其他同志。在九日晚和十二日晚的座谈会上，江青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話。这个讲話稿，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話记录整理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太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全心全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在艺术上也应该是站得住的，否

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一点说明了，同志们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评论的队伍，当然评好，也评坏。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化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较比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

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打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进行**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是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

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查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批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

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

北京京剧一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出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阶级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

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够搞创作。用抓创作的名义来压革命，那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去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

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杨成武同志他们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错了的，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有个建议，江青同志今天这个讲话讲得很好很好！针对我们当前文艺界的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系统地谈到了。可以把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在文艺界各单位放，北京放，上海放，全国放，大家座谈、讨论，使文艺界工作大进一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这两天座谈会，听得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群众，就无所作为。好多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那里来的。

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们在这儿和工人同志座谈过，总的我觉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势，听大家讲的是一片大好，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了，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一般地办了三期，有一个厂（铁路大厂）办了十一期。办了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样整个形势很快就好转了。有许多工厂增了产，很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一些单位由于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渐恢复了；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好，那是很少数的。象刚才这位

女同志讲的第一机床厂，他们那里经过一个反复，这是比较少的。另外，京西煤矿，大概只有门头沟一个矿是比较差的。（康老：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那个地方比较差，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康老讲的，是个政治问题。因为那种老厂、老矿，有国民党、会道门，等等。不过，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里头，极个别的。还有的个别地方形势不好，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作怪。第一机床厂和另外一个厂的同志，都讲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采用种种的方式来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要向它作斗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要勇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象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是很惨的，旧社会的煤矿惨无人道。现在煤矿工人最低的工资每天两元多，生了病，受了伤，还由国家负担着。有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不上班，不干活，还要拿工资，有一点小病就不干工作，这就是忘本了。还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掌了权后，脱离了群众。所以要**斗私**、**批修**，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还有人不仅不干活，不上班，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绝对不容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和这种人作斗争。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就比较保守了。我想，年龄不应该是保守的原因。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所以，年龄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三十多岁还是青年人。我到现在还不服老。我不是说我人不老，而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我跟同志们在一块，觉得更年轻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轻了。

在这大好形势里头，我听来听去，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机床厂，发生反复是因为没有经过军管，他们现在要求军管，我们准备同意。军队"三支""两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由宣传队、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最近又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因此，使得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们在会上发言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中学生都应该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谢富治同志：讲得对！讲得对！周总理：对！）（群众热

烈鼓掌，学生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很对！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势。我们建议，红卫兵小将不要干涉工厂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们发言里，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那么，目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不清楚。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同志们都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了可以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有个单位已拿出个大致的意见来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修配厂的同志讲的关于整党的那份材料，讲得很好。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铁路大厂的同志讲的那个"三开"，就是日本时代吃得开，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时代吃得开，可他还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

事情是很怪的！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这里头的人，对一般的当然可以教育，但对它的骨干分子，特别是有现行活动的，我觉得应该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当然要由群众监督改造，由群众来处理，不是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一整党，一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搞**斗、批、改**，就会涉及到人的问题。

关于**斗、批、改**，要从工厂的基层单位搞起。人浮于事，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员太多，参加生产的人少，这个情况不允许再存在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层的工厂、企业一改好，一两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简也得精简，不改也得改。同志们在改的方面也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同志们继续试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我就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

（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68年2月第1版
196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111　每册 0.13元

（内部发行）

内部发行

书号 3001·1111

每册 0.13 元